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為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眾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贊曰

受粲莫安 用無處有 密康不聽 毋先識否  
滅亡疾至 禍敗自徂 美以德成 愚哉小醜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  
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  
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  
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  
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  
于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  
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  
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  
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贊曰

下料莫教 上戒武王 天人二知 君卒臣云

鄧曼之明 楚國所防 所防不失 社稷斯昌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

驅

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吊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衛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贊曰

衛女之嫁 匪擇許齊 社稷為慮 寇難預知

楚丘賴存 言悔棄兮 載馳作詩 吊唁不遲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

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  
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  
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  
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  
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  
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  
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  
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  
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飡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  
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  
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廉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飡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贊曰

重耳重禮

從以相羈

反國必霸

討曹先貳

受飡反璧

表閭由是

僖氏遠識

晉兵罔忌

孫叔敖毋

楚令尹孫叔敖之毋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  
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毋而泣焉毋問其故對曰吾  
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毋曰蛇今安在  
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毋曰汝不死  
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

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毋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毋曰陰德 不死必壽

贊曰

見蛇不祥 埋蛇爲祥 兒泣非常 毋言爲常  
種德於陰 決報於陽 後興於楚 令尹名章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樂不思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熯熯不可救藥

伯宗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且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荆

贊曰

伯宗賢妻 每戒好直 華言及禍 何以喜色

大會知危 畢羊交密 州犁得全 送荆惟疾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籛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

不為冥冥惰行。籛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籛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麟麟 中止闕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贊曰

闇昧奉禮 車聲知之 伯玉甚賢 可賀在斯  
夫人明哲 靈公善兮 衛之宗社 保自今茲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紕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欲迎牙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贊曰

仲子克讓 知光難易 死爭不從 子牙恐及  
傳災高厚 崔杼威疾 齊靈失謀 智哉先得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爲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



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毋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毋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特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毋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毋是善告妻善養毋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毋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毋識高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毋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毋 刺子好威 必且遇善 使援所危  
既厚三家 果拘於齊 毋說其書 子遂得歸

贊曰

文仲使齊 毋教恩厚 齊果拘之 與兵欲驟  
陰遺一書 乃以辭謬 毋解魯知 還子息構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  
叔向名盼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  
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  
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  
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  
曰爲盼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  
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  
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

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  
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  
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  
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廢吾懲舅氏  
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  
者必有奇禍而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  
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  
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  
忿戾毋期貪婪毋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

用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妣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眉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饗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於情性 知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贊曰

叔姬之賢 防害埋羊 止叔向娶 終產豺狼  
先知叔魚 以賂死亡 楊氏有母 智慮維長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

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閑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旣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毋毋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毋爲知難本詩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悅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后果逢禍 身死國分

贊曰

園秣之事 雖小當詢 范子所見 以道以仁  
少者之言 三悅誣君 賢毋知難 終滅有云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姒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

事以此相一國據大政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第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籟兮籟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明事分禮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爲宗耻

贊曰

爲相之體

習禮達事

知其不堪

子皮之姒

魯君失用

終遇禍死

惟智且貞

德有賢姒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犬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恃太子少愚愚僞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  
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  
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  
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  
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老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贊曰

漆室有憂

懲諸馬女

所以倚嘯

爲國非已

君老子少

魯患必起

豈曰無與

厥思遠矣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  
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  
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  
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  
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  
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  
失也如耳未遇門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  
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  
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  
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

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殺之興也以有嬖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犬妲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聰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妃	禮別不明
負欵王門	陳列紀綱	王能自修	卒無敵兵

贊曰

魏負上書	叙言三代	貞女不毀	用遏亂敗
王乃改行	國家勞來	強橫之鄰	無以加害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

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毋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毋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毋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主以括毋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距秦

括毋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贊曰

知毋者子

遣臣者君

毋不隱惡

君不察情

代賢以愚

果破國兵

仁智有言

徒爾為徵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遠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 夫禮不備 終不肯從  
要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誦

贊曰

大婚當重 人倫之原 違禮而迎 義難以前  
永終知敝 易象有言 申女作詩 辭艷可傳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

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泚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禮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傳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錄其事

贊曰

親迎廟見 禮不偏行 伯姬有見 魯使季文  
宋恭既卒 避火逮焚 澶淵之償 匪姬之心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第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想

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贊曰

嗟哉衛君 先婚而死 保母有言 夫人不止  
第請同庖 二詩見以 君子采之 貞一可紀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  
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  
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  
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  
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  
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毋勸去歸 作詩不聽 詩人美之 以為順貞

贊曰

蔡夫惡疾 宋女不去 所天輕毋 奈何改遽  
芣苢益親 比况良是 甚貞而一 君子知意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毋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  
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乖  
傳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一 終不肯歸

贊曰

去歸之義 夫人豈昧 不改之節 猶爲當遂  
傳毋不情 式微何爲 中路之詩 君子乃序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  
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  
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毋  
黜房之中結其衿縈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  
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毋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  
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縈父母之言謂何  
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  
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  
婦之道旣居久之公遊于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  
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  
以自障蔽而使傳毋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駟下堂則從傳毋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  
飾則綉組綉縵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  
歛制 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  
敢久 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

者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毋救  
之不使使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  
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  
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  
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冶容  
輦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贊曰

貞女過時 孝公克求 送誠親迎 斯禮是由  
墮車有失 自經救之 綢直之詩 歌以實之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  
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  
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  
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  
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  
如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  
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  
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  
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  
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息君 納其適妃 夫人持固 彌久不衰

作詩同穴 思故忘新 遂死不顧 列於貞賢

贊曰

息君楚虜 夫人守節 以死自誓 詩詠同穴

夫婦踐言 一日自殺 義感楚王 合葬禮協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

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敵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嬴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贊曰

濫哉闔閭

欲妻伯嬴

持刀正辭

儀表有經



以死自守 永巷閉門 鄰救乃至 子昭復親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  
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  
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  
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  
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  
姜曰貞 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泝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贊曰

漸臺水至 其患偶起 使者忘符 反畱貞女  
守約如愚 崩流終死 號曰貞姜 婦節之美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  
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  
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致幣白妻辭之  
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

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  
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  
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  
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  
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  
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  
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  
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聘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贊曰

白妻之志 金璧難爽 輜輶雖迎 弗乘以往  
守墓終天 矢言匪強 王號貞姬 萬世是仰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  
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  
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  
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  
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  
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  
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  
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

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

衛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夫人慙辭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禮甚有度

贊曰

夫人無子 傳妾養之 雖慙欲出 效無怠時  
孜孜守順 以殺拒辭 二女交讓 匪石詠詩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

者不可忘飛鳥尚然今況於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  
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  
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一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  
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爲女紀

贊曰

貞一之德 陶嬰是全 魯人欲求 寡養不遷  
黃鵠作歌 婦義周旋 君子有謂 百世以傳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  
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  
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  
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  
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  
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  
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  
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  
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  
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  
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聘 劓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贊曰

嗟哉高行 不幸守養 貴人欲娶 王相聘往

貞信以對 割鼻慨慷 復身尊號 令譽朗朗

陳寡孝婦又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

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皆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女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

孝婦處陳 夫死無子 母將嫁之 終不聽母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贊曰

陳婦志囑 奉姑不已 父母奪義 豈敢背死  
諾信是持 多歷年所 漢帝美之 金復加矣

古今列女傳卷之四終侯之五



